

学林|田野

← (上接9版)

员将到达,考察这里的工作进度。这个时间正好,一个阶段的结束,商讨下一步的工作。

每一日的笔记除了每日所做所思的流水账之外,就是整理翻译神庙上的铭文了。但由于考古协议限制,翻译的内容与所思所想又无法公开,甚是无趣。但有些事件却值得一书。今天值得一记的是神庙主庙东侧一角的一块石头的垫起。这块石头一直躺在那里的杂草丛中,每天查看主庙墙壁上的铭文都从其左右经过,没太留意。但今天我们几个人过来的时候却注意到这块石头下方的土有些潮湿,于是警觉起来。土壤的潮湿无论是什么原因都会对石头造成侵害,时间一久有可能其上的铭文就会变得不再可读。于是决定挽救。这是一块不小的石头,一根70厘米左右见方的石柱,长约2.5米。这样的石柱在古埃及的建筑中不算一块大的石柱,但我们试图用手推动它时发现非常之重。虽然两侧的铭文都还清晰,但底面是否像上面一样是一面没有铭文的“白脸”却无法知道,只有将石柱抬起才能看到底下的情况。

我们讨论了两套方案,一是将石柱挪走到别处,比如放在靠近南侧泥砖墙的新修的马斯塔巴(石台)上,但这个方案马上被否决了。文物的位置异常重要,挪动了就破坏了原有的很多信息。二是不挪动石柱,将石柱在原地垫起。但是,这么重的一块石柱垫起来需要点设备,不然有些困难。动用设备手续比较麻烦,时间亦会久拖,我有些犯愁。还是考古学者有办法,笑冰直接喊来埃及的工头,把这块石柱垫起的想法跟他一说,他马上调来几个埃及工人,几人拿来几根长短不一的木杠。简单清理查看一下石碑上下的情况之后,这些工人居然连挖带垫并用木杠垫着垫枕木板一下将沉重的石柱翘起。一个多小时完工,石柱被垫起来十多公分高。居然这么简单!看来我们学者把事情想复杂了。这让我想到人们常谈金字塔建筑的令现代人不解之谜。四千多年前,根本没有任何现代设备,巨大的石块是如何修建起来变成如此完美的金字塔的?对于埃及学者来说这根本就不就是个问题,因为每一座金字塔的石头来源,即采石场,运输的线路,以及修建的方法都早已考察清楚,不再是谜。但许多人仍然不相信学者的解说,可见都把问题想复杂了。实践出真知,干起来有时候比坐着想更容易接近真相。

2019年1月20日
星期日

照常上工,下午照常翻译铭文。铭文翻译最棘手的是文字损坏严重的地方,似隐似现,琢磨不定,费尽思量仍拿不准。时间就是这样将历史真相一点点打磨毁灭的。

晚上王巍到,共享埃及大厨的晚餐。

2019年1月21日
星期一

今天最后一天上工。因为要起早去拍照用以3D建模,这两天我们起来吃饭的时候文先生已经在工地开工拍照了,三人的早餐仍是个不好好煎蛋的组合。今天比较特殊,因为大头王巍和李新伟驾到,我们吃完饭不是直接前往遗址工地,而是前往酒店接上两位大员然后一同前往孟图神庙遗址工地。最后一天的工作是陪同两位领导全面考察遗址及工作进展,梳理头绪,确定下一季的计划。

明天早上四点半就要出发前往卢克索机场乘机飞往开罗,这一季在埃及的考古工作就告一段落了。卢克索本来有飞机直飞回国,飞往上海,三年前来参加国际考古队的考古我就是从上海直飞卢克索的。但我还不能离开埃及。他们几个要整理一下工作,接待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记者,之后还要飞往开罗去与埃及文物部谈下一季的工作。而我则不得不飞往开罗见几位国内过来的朋友。

经过这么多次告别埃及,这一次没那么恋恋不舍。但这一次短短的经历每天的内容都深深印在了脑子里。并不是每天都有新的发现,但每天都有新的思考。这些新的思考有的以文物的形式展现,有的以历史线索的形式沉淀,闭上眼睛,数千年前的一幕幕历史场景就从脑海里的屏幕上由虚幻到真切徐徐展开。考古人可以去不去影院,考古人脑海里的电影绝不比大片逊色。

后记

考古日记整理完,发现挂一漏万,所见未能尽展,所思无法都说,所拍更不得不将最精彩之处隐藏。待以后可以公开细节的时候再将遗憾补救吧,下季还会有考古日记,到时再相见吧!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埃及考古日记(上)》见《文汇学人》3月15日2-5版]

“博鬢”造型溯源

扬之水

“卷发如蚕”似乎只是先秦时代都邑上流社会的一种审美习俗,因为此后很少再见到对于女子发式的类似赞美,至少是不再以昆虫为喻,正像“领如蝥蛴”之类的形容从诗歌中淡出一样。然而这样的审美习俗,作为历史记忆却不曾消逝。



图1 战国玉饰
南昌海昏侯墓
出土(作者摄)

北京定陵出土孝靖后点翠镶宝十二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与孝端后的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人所熟知,经过修复的原物或复制品长期分别展陈于三个收藏单位,是导游常常引领观众驻足的地方。凤冠偏向后方的左右两侧各有三扇博鬢,其中的十二龙九凤冠博鬢上镶金龙、嵌宝花,珠子缘边,下方更垂珠结,晶艳晖盈,看去自有沉甸甸的分量。这是纳入舆服制度的饰物,自《隋书·礼仪志》进入礼制,即皇后、皇太后、三妃、美人、才人、皇太子妃,首服俱有“二博鬢”,之后博鬢的使用便为历代相沿。

然而博鬢的由来究竟如何以及凤冠为什么会生出如此样式的附加装饰(特别是这一附加的饰物显得很不自在,也不很合理),似乎未见解说。而各种词典多未将“博鬢”列入词条,所见只有《中国文物大辞典》(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博鬢”条释曰:“冠两旁两片叶状的宝钿饰物,后世谓之掩鬢。”似未得要领。如果为它补充书证,那么可援引两则,一是明顾起元《客座赘语》

卷四说到的“掩鬢或作云形,或作团花形,插于两鬓,古之所谓‘两博鬢’也”。一是明王圻《三才图会》中绘出的“两博鬢”,造型正如朵云,图下注云:“两博鬢,即今之掩鬢。”然而博鬢与掩鬢显然不是一物,而且并非“古”“今”异称。明建文刻本《皇明典礼》“妆奁”之“首饰冠服”一项有“珠翠九翟博鬢冠”,又有“金掩鬢一对”(大连图书馆藏,今有“中华再造善本”)。可知博鬢为冠饰,掩鬢为发饰,两物同时存在,各有其式,各有其名。仅从字面来看,掩鬢,是掩住鬢发;博鬢,是扩充鬢发。验之以能够确定名称的实物,也大体相合。只是定陵出土的点翠镶宝龙凤冠上的博鬢位置偏后,和“鬢”离得远了。如此,便不能不追溯它的早期形态。

近年为人关注的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器物中,有一枚玉舞人,为战国物。舞人深衣垂足,舞袖翩跹,头上似乎别无装饰,唯鬢边垂将及肩的余发天蟠外卷(图1)。传洛阳金村周王室墓葬出土的一件战国玉雕舞女,造型与

此相同,不过是相连的一对(图2)。类似的形象尚有更早的例子,如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商周时代的玉人,头顶双插对鸟,下发一围辮发,两鬓齐齐垂下来的余发在耳朵下边弯弯打出两个卷(图3)。由此发式,可以想到《诗·小雅·都人士》中对都邑女子的形容,即“彼君子,绸直如发”;“彼君子,卷发如蚕”;“匪伊卷之,发则有旗”。此诗意旨,说法很多,朱熹的意见是,“乱离之后,人不复见昔日都邑之盛,人物仪容之美,而作此诗以叹惜之也”(《诗集传》),似觉通顺。所谓“绸直如发”,也是种种解释。《高本汉诗经注释》第七二九条:“‘直’在这里不能用平常的意义,因为说一个女子的头发‘直’并不是赞美;第四和第五章都特别说出那是卷曲的。所以,‘直’当是‘伸直’,也就是‘长’,‘这句诗是(他们的)头发多密而且长。’此释或可从。”“卷发如蚕”,蚕,今呼为蝎子,动则翘翘然举尾。郑笺:“蟄虫也。尾末捷然,似妇人发末曲上卷然。”《说文·虫部》“蚕”、“蟄”,同训为毒虫,则蟄即蚕,以其尾之夭蟄上曲,而又谓之蟄。至于“匪伊卷之,发则有旗”,宋罗愿《尔雅翼》卷二十六云:“《礼》,敛发无鬢。而有曲者,以长者皆敛之,不使有余。鬢傍短者不可敛,则因之以为饰,故曰‘匪伊卷之,发则有旗’。先儒以为‘旗,扬也’,非故卷之,发当自有扬起者尔。”“曰‘卷发如蚕’,言首饰整然矣。”罗释算得贴切。旗即飞鸟形的竿首,两边飞翘,适同蚕尾弯起的样子。可以认为,卷发如蚕原是一种特别的修饰(《诗·小雅·采芣》篇有“予发局曲,薄言归沐”,是说修整仪容,以致头发卷曲蓬乱与此不同),诗先以“卷发如蚕”写出修饰之美,继而下一转语,反言“匪伊卷之,发则有旗”,正好和前面的“绸直如发”相扣合,曰君子之发密而长,且天然卷扬,不刻意修

(下转11版) →